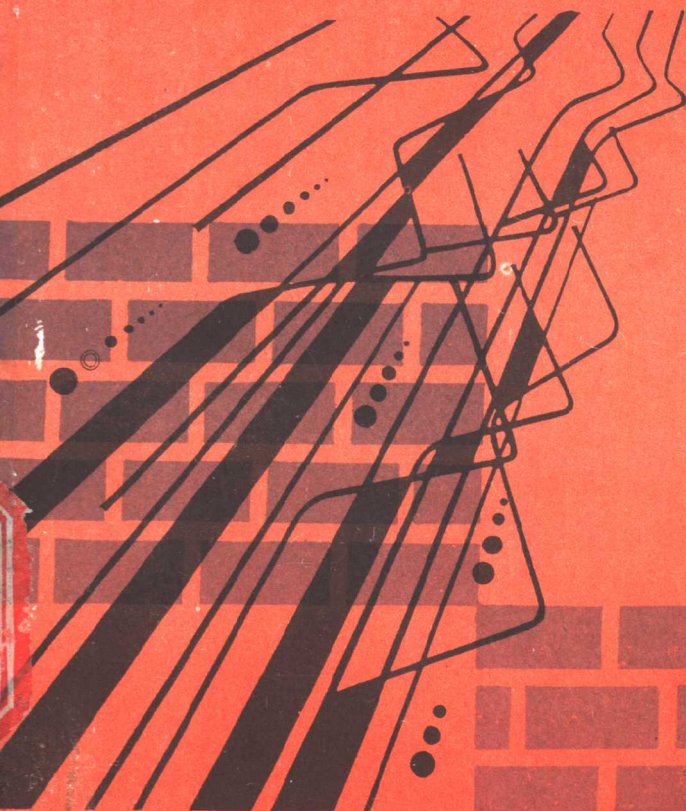


新时期建设者丛书

# 从这里通往世界

张皓新 范 伟



山东文艺出版社

# 从这里通向世界

张皓新 范 伟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济南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跳动时代脉搏，展示改革风貌的报告文学集。我们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将它献给那些为了祖国腾飞而锐意改革，顽强进取，奋勇拼搏的有志者；献给那些支持改革，投身改革的亲爱的读者。

本书包括14篇文章。大都反映我省各大先进企业在改革道路上的动人事迹。内容感人，文笔流畅，是一本有特色的报告文学集。

## 从这里通向世界

张皓新 范 伟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50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20

ISBN 7—5329—0123—8/I·109

定价：2.30元

## 目 录

|                   |         |
|-------------------|---------|
| 事业的主人 .....       | ( 1 )   |
| 闪光的脚印 .....       | ( 46 )  |
| 金龙传 .....         | ( 79 )  |
| 北方流派 .....        | ( 120 ) |
| 群英赋 .....         | ( 155 ) |
| 访名声 .....         | ( 176 ) |
| 深山的路 .....        | ( 211 ) |
| 晶扇腾飞记 .....       | ( 228 ) |
| 奇迹的创造者 .....      | ( 247 ) |
| 从这里通向世界 .....     | ( 270 ) |
| 在改革的路上 .....      | ( 287 ) |
| 生 命 .....         | ( 295 ) |
| 信的联想 .....        | ( 313 ) |
| 可贵的追求 辉煌的成就 ..... | ( 329 ) |
| 后 记 .....         | ( 355 ) |

# 事业的主人

---

## 上 篇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曾报道这样一则消息：

新华社北京十三日电：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轻工业部长杨波，今天下午会见了由会长后藤泰次郎率领的日本普拉克株式会社代表团，后藤泰次郎一行是前来参加山东省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中日合作生产微薄膜机组鉴定投产剪彩仪式的。会见以后，王震、杨波设宴招待日本朋友。

在此，笔者旨意对这则报道过的消息再加以详细介绍：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时间——下午——北京时间十五点。

人物——被接见的有日本普拉克株式会社后藤泰次郎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八人。

被接见的还有中日合作生产微薄膜机组的中方企业代表，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厂长吴维公同志。此刻，我们把镜头对准这个热烈的场面，追踪着那位普普通通的吴厂长。……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叙谈，宾主在欢笑中频频举杯，

“干杯！”王震会长，杨波部长祝酒。他们为中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先进的塑料微薄膜机组而高兴。他们向在这

个合作中做出巨大努力的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表示祝贺！

“干杯！”会长后藤泰次郎先生高举起酒杯，他们也为中日首次合作微薄膜机组取得的丰硕成果而喜悦；他们向通过这次合作而结识的理想的能干的伙伴表示敬意！

“谢谢！谢谢！”吴维公厂长站起，他高举着斟满红色葡萄酒的酒杯。

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他的心在剧烈跳动！

他的眼睛湿润了……这是荣誉与友谊，这是鼓励与鞭策，这是幸福与激动！他含着喜悦的泪水把酒咽下。甜与酸，苦和涩，在这幸福的时刻泛滥上心头，使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将来……。

莱芜，是我老革命根据地，它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由于这个特殊的地理条件，在“备战备荒”的年月里，被看为理想的三线建设宝地。“文化大革命”初期，六七十名老工人拖儿带女，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来到这里，创建了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的前身——青岛机械修配厂分厂。人们在赞扬上三线的“好人好马”！可人们又怎能忘记，当时在青岛那些胳膊上带着红袖章，振臂高呼的“造反派”们，却没有一个前来参加三线建设，那些混世“英雄”就是打算永远在青岛闹一辈子革命的。

真正的先驱者，坚定地踏上了莱芜这块肥沃的原野，打下了创业奋斗的基石。

据说，这里曾是济南红旗钢铁厂的旧址。五十年代末期，这个红旗钢铁厂，在大跃进的叫喊声中，高速度的上马，却又旋风般的垮台，留给人们一片废墟……

自古以来，人们不论在那里立足生存，总希望找块“风水宝地”，以求吉利。在这片倒霉的废墟上建厂，就难怪有人断言：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的下场，不会比当年的钢铁厂好些。

然而，这个厂居然在人们疑虑中生存下来了。而且，一年比一年红火，一年比一年兴旺！在这个十二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从高空俯视，郁郁葱葱的树阴，五彩缤纷的花草点缀着座座矗立的楼房，高大宽敞的车间。笔直平整的道路上，人来车往，崭新的设备不断地开了进来，优质的产品不断地运了出去。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成了地区主管公司和当地政府、银行、财税部门最为放心的企业之一。

一九八二年以来，这个厂每年可向国家上交利税一百二十多万元。产值利润年年创新纪录，一步一层楼。产品品种也逐年增多，平均每年都有新品种投入生产。在全省二轻机械行业中，他们的经济技术指标遥遥领先，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一万五千多元，资金周转天数平均达到一百三十六天。难怪在同行众多的厂长会议上，莱芜厂和它的厂长的名字总是那么引人注目。一个一厂之主的威信，往往是和一个企业在社会上的声誉分不开的。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一个企业的厂长，而一个厂长的自身素质，更为攸攸相关、重要！吴厂长具备了一个好厂长的素质。他胆识过人，聪慧能干。在激烈竞争的时代中从不满足，他以一个企业家的眼光和心胸，领导企业拼搏，向前！

北京，天安门。这是中国轻工业机械总公司的所在地。这里，又可谓是中国轻工机械的工业总司令部。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所承担的“全国机械电子工业技术改造项目”，最早从这

里开始。这是建厂史上一次令人瞩目的、新的大胆起步！

一个在全国强手如林的机械工业行列中，名不径传的小小企业，竟然承担国家的重点产品改造项目，可真有点异想天开，不可思议。然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正是这个小小的企业在群雄角逐中，大爆冷门，榜上有名了。

这其中的艰辛和努力谁人可知？笔者不妨先从吴厂长的“右安门精神”谈起。

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事情，往往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是令人难以忘却的。

右安门，这里有事业者难以忘却的记忆。

右安门旅馆，那里最好的房间每天房价为二元四角。在这八十年代的首都北京，其住宿设施条件可想而知。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四个床位，外带两个板凳。这里将要进行的是“全国机械电子工业重点产品技术改造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一个环境与事业极不适应的场地。

这个小小的旅馆，接待了小小企业的书记与厂长。

这里，有着与外地旅馆不同的规定，晚上十点（即北京时间二十二点整）必须熄灯，开关全部设在房间的外面，以利于旅馆服务人员的有效控制，节约能源，可有效的降低费用。这对于昼夜奋战的可行性研究班子极为不利。每天，都要有吴厂长出面请求，给予用电方面的照顾。这一件小事，却也给吴厂长一个深刻的启发，是啊！一个大队经营的小旅馆尚能处处讲究经济效益，何况一个当前固定资产365万元，要求投资327万元的企业呢？！

为了项目的可行性和竞争的可靠性，他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北京化工学院和轻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小

小企业的使者们，一头扎进了书海，啃出了大量宝贵资料。为对付那些厚厚的外文资料，吴厂长出面，以父子相会为由，把正在北京航空部某研究所工作的大儿子传来。（从北京南苑到化工学院，这也许就是北京城最大的直径了吧？）命令式地布置了工作任务。对于这些份外的工作，儿子又有什么可说呢？父子总是相视一笑，微妙的感情胜于言传。为了这位常住北京的父亲，儿子不得不常常向单位请假。如果说这是处于父子之间的感情，倒不如说是儿子对父亲事业的深深同情。

在搜集资料，全面研究，编制方案的紧张时刻，厂长任命的“临时司务长”常常牢骚满腹。他们每日三餐不但没有固定的地点，也常常没有准确的钟点，挨饿是经常的，挨饿也的确有损于厂长疲劳的身体。但此时此刻的吴维公仍是自我感觉良好，兴致冲冲的建议“司务长”换换就餐方式，提倡“快餐”。

北京的咸菜很有点名气，特别是名闻全国的“六必居”酱菜。可这远居于前门大街，的确没有时间登门品尝。尽管小店的咸菜难登大雅，但大概也称的上是“五必”、“四必”了吧！

榨菜、酱黄瓜、糖醋蒜……，冷冷的馒头，再加上六十度的“开水”（这里某些旅馆的节能措施很多）这就是“快餐”。吴厂长倡议的，吴厂长就带头吃。其他人也只好让肚子暂时受几天委屈，新上任的“司务长”也只好在人们的冲天怨气声中受几天窝憋气了。

唉！为了事业，为了企业，实实在在的讲是为了327万元的投资。吴厂长也曾问大家，感到艰苦吗？的确，是很艰苦，但为了事业艰苦又算得了什么？

每当工作告一段落，吴厂长就抓紧这点滴空暇，和大家一起做做游戏，哼哼小调，或海阔天空的啦啦，最后“哈哈”一笑，疲劳顿消，而后再各就各位，伏案工作。这帮人也的确有那么一点“黄连树下吹箫——苦中作乐”的涵养。

八三年四月份，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在上海召开“全国机械电子工业技术进步会议”。正在北京奔波的吴维公厂长，得到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的“绝密”情报，这是全国几百个企业列入技术改造项目的关键时刻，机不可失！吴厂长连夜从北京赶回莱芜。第二天，又从泰安踏上了南下的155次列车。

没有出乎意料，车厢里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一节节超员的车厢，就象一筒筒密封的沙丁鱼罐头，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吴厂长一行三人，立足于车厢联接处，整整练了十几个小时的“站功”，气全运在了腿部。还要不时的“金鸡独立”，或凹胸收腹，回避着上下车旅客的巨大行李。且不说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老吴，就是同行的两个年轻小伙子此时已在叫苦连天了。不知是累的冒火，还是灵感的发挥，吴厂长愤愤地说：“有朝一日，我一定设计出一种强度很高，可塑性很大的塑料气垫，专门在超员的列车上销售。”这大概是出于一个企业家的本性和本能吧！

延安饭店，位于上海市延安中路，是某军区的招待所。

这里，为了与会领导的安全而戒备森严。

会议尚未开始，全国各地几百家企业的领导就汇集而至。他们大都是五十多岁，两鬓挂霜的老厂长（笔者注：当时这里还未能体现领导干部年轻化）。他们不是会议代表，无权进入会场，只好挤在延安饭店的大门口，就象一群想看电影但没有票，赖在影院门口不走的孩子。此刻，每个人的心里都是火烧

火燎，憋得难受心神不定地一忽儿蹲下，一忽儿站起，一忽儿来回徘徊。

这是由谁来承担项目的决策时刻。在这个会议上定下来的，是胜利者，起飞者，即使徘徊在门外，也是有一定资格的“会外代表”，而如果在这个会议上“名落孙山”，则是失败者，扫兴者，他们将与南京路上的游客差不多。

延安饭店的接待室里，许多人在围着那部电话机。他们讲着各自的方言，以各自的身份向各自的主管领导拨号联系。他们的目光焦急中带着希望，他们的声音激动得有点颤抖。

“我们的工厂……”

“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经济效益……”

话筒来不及放下，几只手同时伸了过来，拨号盘在急速转动着……

在这里，人们看到了理想与智慧集结在一起的目光。这是振兴中国机械电子工业的希望之光；人们听到了急促而富于节奏的心脏跳动声。这是催动中国机械电子工业腾飞前的脚步声。

我们是为了战而来的。我们要向先进的，发达的西方机械电子工业挑战！我们要向全世界挑战！

大门口，各企业厂长们的心情在沸腾，饭店主楼上与会代表们的心也在沸腾，中国的工业大有希望，希望就在明天。

有位老厂长，眼里噙着泪花说：“中国的工业振兴，早就该有这么一股劲头了。”他在退休之前，为能使企业跨出新的第一步，也曾四处奔走，今天也来到了这群“会外代表”们的中间。多么难得可贵的事业心啊！

接待室那部乳白色的电话机，不断传递灵通消息，这里也有大路的、小路的、明讲的，暗示的……（理想与智慧之间，有人于后者更具有特色）。

通话者内外“勾结”，上下密切合作，致使在这冠冕堂皇的高级别会议上，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场面。

在警卫战士难以观察到一个窗口：

会议中的正式代表，有的来自中央各部委，有的来自各省、市地方政府。看着下属的厂长们倍受熬煎，心中真是不忍！于是，他们神秘地通过那个“视线死角”把自己的会议代表证递了出来。不少的厂长冒名混进了会场。当他们在警卫锐利的目光下提心吊胆步入大厅以后，都轻松地长出一口气“唉！真是天助我也！”

一个企业家，为了企业的命运，也不得不这样做。他这样做是为了企业的振兴啊！

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厂长吴维公也秘密接到了山东省经委一位领导的会议代表证。他也许是第一次干这种“瞒天过海”的事情吧！他自觉地低着头，惴惴不安地走过了警戒线，步入大厅的霎那间，脸红了。但也想到这次赴沪的使命，想到自己的企业，随即就心安理得了，扭过头去偷偷地笑了。

他获得了直接向轻工部，山东省经委领导们汇报的宝贵机会。

他是胜利者，起飞者。他所代表的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被正式列入了首批改造项目。这是包含着甜与苦、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是起步飞跃，走向发展壮大的开始。在这个起跑线上，有资格参加角逐的，全国轻工机械行业只有十二家，全省机械电子行业也仅有十七家，而在全国塑料机械行业和山东二

轻行业中，这个厂是唯一的佼佼者。

八三年冬天，在北京是滴水成冰的季节。

轻工业部机械局在北京东郊定福庄召开了“全国轻工机械技术进步工作会议”，有关企业的厂长们，顶风冒雪，从天南海北汇集到这里。

会议内容使得会场气氛紧张、严肃，与会者的神态不一，表情有别，各种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有的厂长怀着侥幸的心里来探测风声的，有的是揣着复杂、不安的心情来作解释说明的。莱芜厂的厂长则是憋着一团火，他是来请战的。

机械局领导同志在作战前的布署，起飞的动员：

“中国的轻工机械落后了许多年，今天，我们要进步，要起飞了，我们的骨干企业应当走在前面，在重大的项目面前，我们的厂长是任重道远再加冒风险，特别是风险……”

鼓动者一边讲，一边用锐利的眼光巡视着每个与会者。

有人专心聆听，有人在闷闷吸烟，有人不断把撕碎的纸片慢慢撒落在地板上……。

此刻，前进与徘徊，冒险与保险，成功与失败，在这兵临城下的决策时刻，仍给厂长们留下了选择的余地。与会者也许都称得上是轻机行业的冒险家，但总是有人想在冒险家行列中使自己又处于保险的位置。

每个厂长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毫不例外，此时吴维公的小算盘也默默打了若干遍。

“中国工业与世界水平的差距，靠我们一个企业的进步也难以缩短，我们去冒这个风险太没有必要了！”他无意中听到这样的议论……

这些人的论点，深深刺痛了山东汉子的心，是啊！仅靠一

个企业的进步是难以缩短我国工业的差距，但中国工业之所以上不去，坏就坏在这些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害怕冒险，明哲保身的企业领导人手里。

碍于会场上，他那刚直的性格没有临场发挥。

中国工业搞了这么多年，不少混饭吃的企业得以生存下来，也造就了这么一批事业上不求进取，成败与己无关的企业领导人。而如今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混饭吃的人不但不会受到指责，还会能得到社会的同情，而那些激流勇进，立志开拓的人，不但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甚至还会遭到非议。怪不得有人讲：混饭容易，创业艰难。

吴厂长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在为国家出力的时刻，有些人事不关己的“高风亮节”真让他看不惯，也瞧不起。

不知是那个应当前来参加会议的厂长，发来一封这样的电报，声称“工作很忙，不能前去参加会议。”大家明白，这是一个巧妙的回避，只不过是心机暴露，弄巧成拙罢了。许多与会者对此发出很不以为然的嘲笑声。

主持会议的领导，是强压着怒火说：“同样是一个企业，同样是一个厂长，在这关键时刻不知还在厂里忙什么，我们应当向莱芜的吴厂长学习，在项目问题上多下些功夫。”

吴维公是有头脑，有胆识的人，他勇于承担这风险很大的项目，也并非出于一时感情冲动。他也明白，进行重大的技术改造项目，贷款达几百万元，还要和外商做买卖。这一切，如稍有失策，当厂长的就会身败名裂，背一辈子黑锅，乌纱帽也会丢掉，甚至还会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一生将……。

但是，要创业就要敢于冒险，在风险面前躲躲闪闪的人决不是在创业。此刻，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而是在进行可怕性分析。正是由于这种可怕，多年来一直否定了可行，才导致了我国工业如今这种局面。

吴维公早就说过，思想上的“可怕”，意味着失败，意志上的可行是胜利的起点。对于事业的追求，是他在任何条件下，任何环境中都难以动摇的思想支柱。他也曾作好了“解甲归田”的思想准备，他要“破斧沉舟”大干一场。

吴维公在会上的发言，带有呛人的火药味，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也富有悲壮的自我牺牲精神。当沸腾的血液直冲脑门的时候，才发现在座的不少厂长惊呆了。事后也有好心人告诫他“当心吃亏”，劝他“别自找苦吃”。而吴维公笑着回答：“吃亏是福”。此语出自古人口中，但此时又有了新的一层深意，这个福是那些敢于吃亏，勇于吃亏的人才资格享受的。

君子口中无戏言。吴厂长说的，一年后做到了。八四年他所负责的塑料微薄膜机组技术改造项目，又走在了同行业的前头，共完成投资总额三百零八万元。相当于重建了三个十年前的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

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才能之一，就是发现典型。在南京召开的“一九八五年全国轻机工作会议”上，莱芜厂受到轻工业部机械局的大力表扬，作为企业的厂长代表，吴维公第一个登上主席台作了典型发言。他的技术振兴中的“准”、“快”、“稳”、“严”四大诀窍在三百七十多名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代表中曾和吴厂长一起参加过定福庄会议的厂长们钦佩地说：“莱芜的吴厂长到底闯出来了！”

吴维公，他耿直、刚毅，虚怀若谷，博学众议，具有山东人特有的气质，亦不失科技人员特有的自信风度。

他十几岁参加工作，最初干过冷作工，几年后调技术部门

工作。尽管年轻，但身手不凡。他所承担的设计项目往往是难度很高，但工作中又往往差错率极小。就是他那一手绘制图纸的技巧，在全厂来讲也是首屈一指的。为此，年青有为的吴维公常常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六十年代初期，他曾是厂里的技术尖子，干部苗子，有着美好的前程。十年动乱开始，他面前的路越来越曲折，遇到的障碍和阻力也越来越多，“阶级斗争”这根弦形成的高压和寒冷，使尖子提不上去，苗子长不起来。

明智的领导者，识才，爱才。真正的良心应当是最公证的天平。吴维公凭他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感动了不少领导。因此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冒着“政治风险”把他提拔为技术科副科长。依他的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当时完全可以挑起更重的担子。但是出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就是这个副科长，也是出于领导者的良心。每当回忆起这桩往事，吴维公都感叹不已。

再有一件事，就是入党问题。他二十二岁那年提出入党申请，四十五岁时批准为预备党员。党对他的考验期可谓不短。好在“中共莱芜轻工塑料机械厂委员会”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优先考虑了他的组织问题，结束了二十几年漫长的考验期。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几年”？在那动乱的年月，又有多少人从风华正茂的年代起开始接受这种长期的考验。他常说：“成才讲机遇，但逆境中成才却更能磨练人的意志。”

吴维公在青年时代，没能获得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因而在工作中，往往感到知识的不足。他深深懂得学习的价值，知识的重要，渴望着上学、深造，求知的欲望，犹如久旱的禾苗渴望着甘露。

青岛市的业余教育是办得较好的城市之一，它造就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吴维公在百般的忙碌中抽出时间参加了学习，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夜校每星期的一、三、五上课，但他星期二、四、六又选学另一个专业。紧张的学习，使他牺牲了多方面的业余爱好。夜深人静时，人们大都进入了甜蜜的梦香，他却仍在昏暗的灯光下，苦苦思索着某道难题。他也常常在午夜之后，带着学习中的疑难问题来到老师的门前，徘徊良久，无知的羞耻，求知的欲望，使他终于怀着抱歉的心情举手叩门。

知识就是力量，力量来源于知识。

知识的大门对于那些勤于奋进的人永远是敞开的。

他就是以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求知的道路上苦苦探索。七年的努力，他完成了夜校职大的学业，成绩优异。整整七年的时间啊！在那期间他结了婚，婚后家务重了，更使他感到时间的珍贵。家务和学习难免有发生冲突的时候，贤惠的妻子为了丈夫的学业，几乎默默地承担下了全部的家务，却毫无怨言。为了苦读寒窗之下的丈夫，为了丈夫的事业，她早已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他常这样说：“我事业上的成功，一部分属于领导和同志们，一部分属于我的妻子和儿子……。”

吴维公多年来养成了刻苦自学的习惯，这无论是在风华正茂的五十年代，道路坎坷的六十年代，不得志的七十年代，还是如今肩负重任的八十年代，即使在那“知识贬值”的非常岁月里，他习惯于自然了。

“苍天不负苦心人。”通过考试，吴维公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大专同等学历。在粉碎了“四人帮”知识得以社会承认的今天，他满腹的真才实学，有了用武之地。他跨入了工程师